

執筆仗義、心繫民瘼的 記者作家：王默人

王默人以深切、誠摯的人道關懷呈現了現實生活中的小市民、勞動者的生活苦悶與生存掙扎，探討了人性在生存需求中的醜惡與美善，指出了隱藏在無情現實背後的人性光明之可能。

◆李勝吉 北埔國小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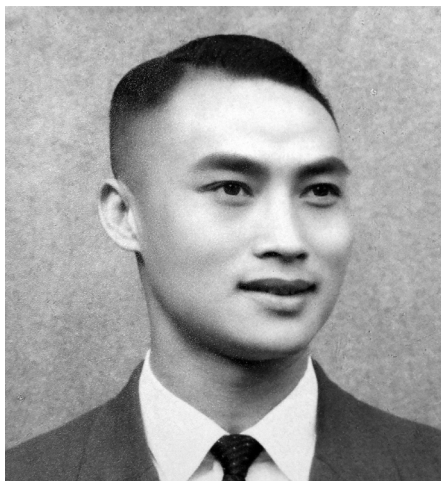
與王默人聯繫之因緣

王默人這位作家，在筆者攻讀清大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時，所修讀的一系列關於台灣文學的課程中，除了《台灣文學史綱》曾約略提過但仍幾乎令筆者沒有印象外，從新文學史到各分期的代表性作家與作品裡，如同他的筆名，可說是默然地消沒於人們的所知所聞中。直到陳建忠教授在一次的課程裡帶來王默人先生的《地層下》，才讓筆者驚覺到這位「冷門」卻頗有意思的作家，或許值得筆者加以深入研究。

然而，王默人自1985年年初離開台灣後，就與台灣文學界失去聯繫。筆者的碩士論文最後決定選擇研究王默人先生與其作品時，也因此抱著只能以在台灣現存的有限資料與作品作為探討與研究的參考，與遠在美國、幾乎沒有消息的作家本人對談的希望是微乎其微。上網搜尋與王默人有關的最近消息是2005年時，其夫人周安儀、公子王思予赴中國北京大學頒發他與夫人所捐贈、成立的第一屆「北京大學中文系王默人先生小說創作獎」的獎助學金，此外就沒有其他消息。在以為無法從訪談作家本人

來了解作家相關的資料後，筆者卻又意外的在台灣大學圖書館發現王默人的最新著作《跳躍的地球》，同樣是由1998年出版《王默人小說全集》的美國長菁公司於2010年所出版，這著實讓筆者興奮不已，因為在閱讀完這本書後，筆者發現它幾乎可說近乎王默人的自傳，或可彌補無法訪談到作家本人的缺憾。由於《王默人小說全集》、《跳躍的地球》在台灣買不到，只有少數大學圖書館有藏書，便興起越洋買書的念頭，於是，幸運之神就在這一念之間降臨！因為竟因訂書而幸運的聯繫到周安儀，更因此得以與王默人間接的聯繫。

筆者將所整理的關於王默人先生的創作年表、相關評論、所欲訪談的問題寄予周安儀女士，她再代為列印、轉交，但由於王默人不諳電腦操作，所以以筆寫下後，再由周安儀代為掃描成PDF，再夾帶附件回信。令筆者感動不已的是，年事已高的王默人收到信件後仍連夜執筆，以流暢的文筆與親切的態度為筆者答覆與解惑，在在顯示了他對筆者這後生小子的厚愛。而從王默人的作品與他對筆者訪談問題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那悲天憫人的人道關懷與企求和平的偉大理想，儘管現實生活的殘酷逼



1960年前後，王默人約25歲時攝於台灣照相館。（周安儀提供）

迫與衝擊不斷，但他仍能堅持理想，讓人不禁感佩他是多麼具有風骨與風範的可敬長者！

王默人的創作主題

在1948年底來到台灣的王默人，當時只有十幾歲，他如同那許多離鄉來台的無依外省籍中低階層人民，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來過生活，所以他最能了解同樣境遇的人民的生活苦痛，在鄉愁與現實生活交織的掙扎心理與想望，這也是他寫作前半期的主題。但是他後來更能在現實生活中發現：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中，同樣處於貧困與社會的變遷中試著適應與掙扎的，還包括更多的廣大台灣人民。不同於那些失去土地的來台外省籍小地主、農民，這些中低階層的台灣本省籍人民中，有的人雖擁有耕作的土地，但是工商資本現代化的浪潮席捲了這些土地，讓人們為了生活不得不離開土地，投身於看似可以讓生活更好、生存更易的現代都市裡，卻又陷入另一個生存的困境中，浮沉於失業與謀職、資方對勞方的剝削、燈紅酒綠的迷幻及離開土地的空虛、對逝去鄉土的喟嘆與想念裡，這也是王默人創作的後半期主題。

作為時代的見證人，作家必須在其作品世界

裡反映生活的現實、生命的內涵與時代的精神。因此，筆者認為：社會寫實小說就是「以扎根於土地真實的人與生活為書寫的基礎，關懷並呈現在現實社會環境變遷下對那遠離甚或逝去的人、事、物的懷念及對普遍人性與社會價值的反思，讓讀者能產生懷想與感嘆、想像與理解的『為人生而藝術』並帶有批判性的寫實主義作品」。這樣的文學態度與作品正是王默人先生從創作以來所堅持的創作精神，其主題無不是對於現實生活中的中下階層人民生存與生活的關懷與呈現，正如同70、80年代風行的鄉土小說一般。

王默人先生早期的小說〈繭〉即朝著這樣的一個目標前進。當他的寫作技巧越趨成熟，當他的關懷視角更加擴大，他所堅持的人道關懷主題不移，他所信奉的嚴肅文學藝術不變。透過當一個新聞記者的敏銳觀察和當一位作家的文學思考與剖析，王默人以作品呈現並討論這些中下階層的卑微小人物的苦難與問題，有膽識地提出批判與反省，讓社會大眾共同去反思這些苦難的根源與背景，期望達到文學改革社會、改善生活的社會責任與目的。

身為一位社會寫實小說作家，儘管新聞工作



1997年王默人攝於舊金山家中，他在這個面向花園的書桌前寫作。（周安儀提供）

繁忙、記者生涯非常不安定，創作時間受到極大的阻力，但王默人對文學生命懷有一顆熱烈的心，對文藝創作相當的虔敬，以致經常以透支生命的方式維持寫作。王默人因堅持寫實創作而不為浸淫現代主義文學的外省文人所認同；關懷社會且勇於批判，卻遭遇統制文藝政策的威權官方壓迫。他關注到6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現代化下工商社會中農民、工人與城市小市民的生存與精神的困境，並在鄉土小說創作風潮盛行的70、80年代創作了在90年代以後為台灣文學界所忽視的社會寫實小說。

王默人先生的創作歷程很長，從目前所查詢到的發表紀錄1954年7月第一篇短篇小說開始，至2010年1月脫稿、7月出版的長篇小說《跳躍的地球》為止，前後長達56年，合計創作了七十幾篇短、中、長篇小說。由於篇幅眾多，所以筆者僅就他的社會寫實小說所關懷

者，分成離鄉進城的勞動者與勞碌奔波的小市民兩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種是「離開土地而掙扎在工商資本社會下的勞動者」。70、80年代時漂流、迷茫在工商都市中的農鄉子弟，他們離鄉離土、為求更好的生存條件而來到城市奮鬥，有人卻迷茫、麻醉於都市夜燈下的燈紅酒綠裡而難以自拔；或是在城市裡苦拚實幹而終於有成後，卻失去至親與青春，奮鬥的意義與價值倏然褪色。但是，不論是〈路燈光下的眼睛〉裡迷失在工商資本主義都市的物質誘引，掙扎在沉溺逃避與痛悔覺醒的迴圈中的阿草，或是〈吹個口哨罷〉中漂流在城市繁忙的現實生活裡奮鬥，有所成就後卻痛失至親、錯失青春的阿樹，王默人提醒這些來自農鄉的子弟們必須自我警惕，勿忘離鄉的初衷，即使處於困境，仍要持續地奮鬥與努力，因為在工商現實的社會裡，沒有



王默人是一個堅持著樸實明朗的文學信念，始終將眼睛望向地層下、紅塵裡的勞動者與上班族的小說家。

依靠與背景的中下階層人們，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與打拚，才能在這個現實的社會中生存。

而在工商資本社會之下，被那現實而無情的現代工商資本主義浪潮所席捲而破滅的人民與其土地之夢，也是王默人探討的主題。許多來台的外省籍小地主或農民，他們被戰亂逼迫而離開家鄉與土地，但是他們仍抱著一個美好而等待重圓的土地之夢；當他們有機會能歡喜地擁抱異鄉泥土來重溫這樣的土地之夢時，卻與本土的老農同遭工商業興起、資本主義功利思想入侵的無情現實之變遷而擊碎美夢。然而，王默人藉著小說〈田〉來告訴人們，他們仍然可以堅持理想，將個人的實現結合人與人之間的相助相依，調整想法與觀念，適應現實環境，而在變遷中覓得生存的立足點，開展自我的實現。

也有那些或為理想、或為生活被迫離開土地

與故鄉而來到都市，卻面臨另種困境，迷失於都市叢林後，幸能返回土地的農鄉或礦場子弟。王默人以〈地層下〉與〈阿蓮回到峽谷溪〉裡的礦場子弟為例，當這些子弟迷失於現代工商都市中的物質誘引與道德淪喪的荒廢生活裡，若能認知到自己的迷失與墮落並能毅然跳脫而不迷戀，他們的回歸土地即象徵了回歸初始的理想，仍可以重新開始，擁抱希望。當這些子弟面對工商資本社會裡的黑暗面與醜陋人性時仍能把持自我，堅持理想，在冷酷的現實苦難中，能相濡以沫、相互扶持，這些中下階層的人們即能獲得奮鬥、掙扎的支援動力，因為人性還是美好的，而這些在冷酷的現實中流露的人性光輝，正是王默人想要強調的。

第二種是「身處工商資本都市中夢起夢滅的小市民」。王默人在他的部分小說中指出了勞資之間的衝突現實，也提出了勞資之間的和諧

理想。在資本主義急遽發展的70、80年代台灣社會中，無論是大量流入快速發展的市鎮與都市裡成為勞工的農村青壯年勞動人口，抑或是生活在競爭激烈的都市裡拿人薪資、走遍街巷及各單位推銷以求賺取額外佣金的推銷業務員與艱苦養家的小市民，這些出賣勞力以換取生活所需薪資的勞方，面對資方把握了當時勞動法令與勞資雙方相關權益、義務的認知之不成熟、不完整與不普遍的機會，加上生產過程中技術性的尚未複雜，使得勞工的可取代性高，大量流入的農村勞動人口更提供充足的勞力來源，勞方因此遭受有恃無恐地穩坐「上層階級」權力地位的資方以延長工時、壓低薪資等剝削方式相待而成為新貧階級。

由於資方動輒以資遣、解雇來控制勞方的聽命與付出，再加上戒嚴時期的勞工沒有罷工權，所以尚未被「啟蒙」以得知自己權益的受損並進一步爭取的勞方也只能忍氣吞聲，以如同傳統農民般的「認命」思考來無奈地掙扎過日。但是王默人先生先後在〈火辣辣的夏天〉、〈新伙計〉中讓筆下的勞工從痛苦無奈與忍氣吞聲中漸漸抬頭，正視並批判工商資本主義社會下不公不義的剝削，敢於為自己發聲爭取受損的權益，比起一般工人小說裡控訴、對立的勞資關係，王默人更加強調的是形成這種關係的過程中勞工心理的掙扎與覺醒。此外，王默人更在〈那雙潤濕的眼眶〉、〈周金木的喜劇〉裡將勞方與資方都視為一個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人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種勞資雙

方和諧、共生的可能與理想，讓勞資雙方在這樣的美好與希望裡雙贏，並確實得以改善勞工生活，這是王默人先生在勞工福利與權益尚未得到保障與重視的70年代所作的期盼。

對於在現代化社會的重複而現實的生活裡，那些迷失、徘徊在現實的生活迴圈裡的小人物，在王默人的創作前期，他們是苦悶而無奈的，但是到了創作後期，他們卻已有所成長與醒悟；在〈雲層空隙中的陽光〉、〈頭頂上閃爍的星星〉裡讓他們在犧牲了理想而屈服於現實、付出了青春歲月之後，仍能擁有醒悟、抉擇與調整的機會，以更寬闊的心態與眼界來面對現實的生活。在與50、60年代已截然不同的社會裡，王默人為這些依然要為生存而掙扎的中下階層人們的心理做了更為積極的建議：為了生存，為了活得更好、更踏實，調整自己的心態，修正自己的理想，在變動快速的工商資本社會與都市裡堅持向上、堅持生存。

在80年代那樣一個投機風潮席捲整個工商資本社會的氛圍下，有如〈揚帆的時候〉中的主人翁般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功利觀下扭曲了人性，也有如〈再升起的太陽〉裡那些在都市現實的生活裡掙扎的小市民那樣地建構了他們的致富美夢，卻也在這股浪潮裡滅頂與幻滅；他們的失敗堆砌成那少數成功者的成就，也預告了在資本主義極度發達下，當政府漠視眾多中下階層人民的生活與未來時，貧富差距的急速拉大與人性道德的持續淪喪。王默人先生藉著小說來鼓勵那些在種種現實的殘酷衝擊與所造

成的困境下的人們，要懷抱對未來的美好憧憬，持續向前與奮鬥。

寫實文學的精神與藝術

我們如何去評論一位作家的成就？從其作品的暢銷量？從其創作的主題是否合乎大眾胃口或政治的是否正確？葉石濤曾經說過：「做一個作家是捨命的奉獻，在奉獻和犧牲，血和淚交錯的生活中才能寫出表現性靈深層的作品出來。」王默人就是這樣的一位作家！無論是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不論是在早期的來台外省籍的卑微小人物或是後期更為廣大的台灣中下階層人民，他都以深切、誠摯的人道關懷呈現了現實生活中的小市民、勞動者的生活苦悶與生存掙扎，探討了人性在生存需求中的醜惡與美善，指出了隱藏在無情現實背後的人性光明之可能，甚至在美國沉潛多年後，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表達出他對全人類和平共存的希望與期許。在小說藝術上，王默人也運用了適當的、不同的寫作技巧，並不自限於固定的寫實技巧。他在為生活、為家庭生計而奔波、勞碌的記者生涯裡，每天強迫自己抽空寫作，他以透支生命所創作的作品裡只有第一本小說集《孤雛淚》曾經再版，所以他的作品並不暢銷；他的創作主題嚴肅而深入，表現的是為人忽視的社會中下階層卑微小人物的生存掙扎與心理壓力，探討的是社會中的問題與人性，絕對不如同時代的暢銷作家的作品般受大眾的歡迎，更不似同時代的

官方作家那樣具備正確而安全的政治感。然而，他的成就來自於他所堅持的關懷社會中下階層人民的苦難，來自於他所信奉不渝的寫實文學的精神與藝術。

相較於50、60年代部分反共文學作家或配合政府的文藝政策而作的反共八股作品，或是以懷舊傷感、家庭與倫理為主題的女性作家作品，王默人所關懷的卻是來台外省籍底層人民與現實生活環境的衝突與掙扎。即便與對勞工問題的認知與對勞工的關懷相同的楊青矗相較，王默人也以表現出由忍受、懷疑到覺醒、反抗的過程與意志，做為小市民與勞工們在往後的生存上的提醒與積極鼓勵的寫作特色，有別於楊青矗那樣較具激進性的鼓勵勞工質疑資方的權威，並進而採取反抗的行動，成立工會來取得和資方同樣的地位以進行溝通的「使命感」寫作特色，從而建立了王默人自己的社會寫實的勞工小說之寫作風格。

這樣的作品，這樣的作家，怎能被埋沒於歷史洪流中？怎能被忘懷於時代巨輪下？筆者希望以王默人在70、80年代所創作的社會寫實小說為例證，能拋磚引玉地讓台灣文學界將討論的目光多投射到如王默人般默默筆耕、用心創作卻不被重視、甚或為人遺忘的作家們與其作品上，他們在文學上的用心與成就應該讓人們再度重視、重新認識，並藉此讓他們重新回到台灣文學史裡該有的位置上。

